



名家散文经典



精装美绘版

李娟

我的阿勒泰

李娟 著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# 我的阿勒泰

# 李娟

名家散文经典



精装美绘版

李娟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阿勒泰 / 李娟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5.11  
(名家散文经典: 精装美绘版)  
ISBN 978-7-5354-8150-4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4990号

策 划: 康志刚

责任编辑: 高田宏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---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  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电话: 027—87679360  
<http://www.cjlap.com>  
印刷: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9.625 插页: 4页  
版次: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 
字数: 187千字

---

定价: 37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  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**李娟** 籍贯四川乐至县，1979年出生于新疆奎屯，1999年开始写作。文字多围绕个人体验展现新疆阿勒泰游牧地区的生存景观。曾在《南方周末》、《文汇报》等开设专栏，出版有个人散文集《九篇雪》、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、《走夜路请放声歌唱》，非虚构长篇《冬牧场》及“羊道”三部曲。曾获“人民文学奖”、“上海文学奖”、“朱自清散文奖”、“天山文艺奖”等。现供职于新疆文联。

**康剑** 护林人，摄影人，偶尔写写散文。长期生活在喀纳斯湖周围的深山老林里，对这方山水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强烈的眷恋。著有散文摄影集《喀纳斯自然笔记》等。

## 自序



挑选在这里的文字，其内容全都与我在阿勒泰的乡居生活有关。我小时在新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——一个以哈萨克为主要人口的小县城——度过一大段童年。在我的少女时期，我又随着家庭辗转在阿尔泰深山中，与游牧的哈萨克牧人为邻，生活了好几年。后来我离开家，外出打工，继而在阿勒泰市工作了五年。但妈妈仍然在牧区经营她那点小生意。于是我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家的牵绊，我的文字也始终纠缠在那样的生活之中。怎么写都意犹未尽，欲罢不能。

而此刻，我仍生活在偏远寂静的阿克哈拉村，四面茫茫荒野，天地洁白——阴天里，世界的白是纯然深厚的白；晴天，则成了泛着荧荧蓝光的白。这几天，温度一直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，大雪堵住了窗户，房间阴暗。家中只有我一人。天晴无风的日子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，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，从家门通向院门。再接着从院门继续往外挖。然而挖了两三米就没力气了。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。

在大雪围拥的安静中，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，

感到非常温暖——我正是这样慢慢地写啊写啊，才成为此刻的自己的。

按时间顺序，我将这些文字安排为三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是我近两年零碎记录的生活片断，大都作为博客贴在网。但经验是，信笔为之的文字往往比郑重地写出的更真诚，并且更可靠。便收录进来。

第二部分与我的另一部书稿《阿勒泰角落》应该是一体的。它们同一时期写成，贯穿着同样的背景与情感。文字里的那个“我”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。贫穷、虚荣、敏感又热情。韵味无穷。

第三部分是我多年前的一本旧书《九篇雪》里的部分内容。有出版社要再版《九篇雪》，我左思右想，实在不敢。那些小时候的文字，自以为是，轻率矫情。但老实说，其中也不乏天真可亲的片断，令现在的自己都羡慕不已。于是摘录了一部分放在这里。

——便合成了这样一个集子。说起来有些七零八落，却完整地展示了这些年来自己的写作成长历程。对于个人，这是一场整理和盘点；对于阅读者，愿你能通过我的眼睛和情感，体会到遥远的阿勒泰角落里的一些寂静、固执的美好。愿能为你带来快乐。

2010年1月

自序 / 1

【第一辑】 记忆之中 (2007-2009)

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 / 4

属于我的马 / 11

“小鸟”牌香烟 / 16

打电话 / 20

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 / 25

通往滴水泉的路 / 34

过年三记 / 40

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 / 52

蝗灾 / 56

我们这里的澡堂 / 61

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 / 67



【第二辑】 角落之中 (2002-2006)

汉族孩子们 /74

阿玛克家的小儿子 /80

河边空旷的土地 /89

喀吾图的永远之处 /99

要是在喀吾图生病了的话…… /119

乡村舞会 /127

坐班车到桥头去 /155

弹唱会上 /169

古贝 /180

在荒野中睡觉 /185

我们的家 /193

通往一家人去的路 /206

木耳 /211





【第三辑】 九篇雪（1998-2001）

交流 / 250

马桩子 / 254

小孩努尔楠 / 259

赶牛 / 263

绣满羊角图案的地方 / 267

什么叫零下42度 / 274

花脸雀 / 27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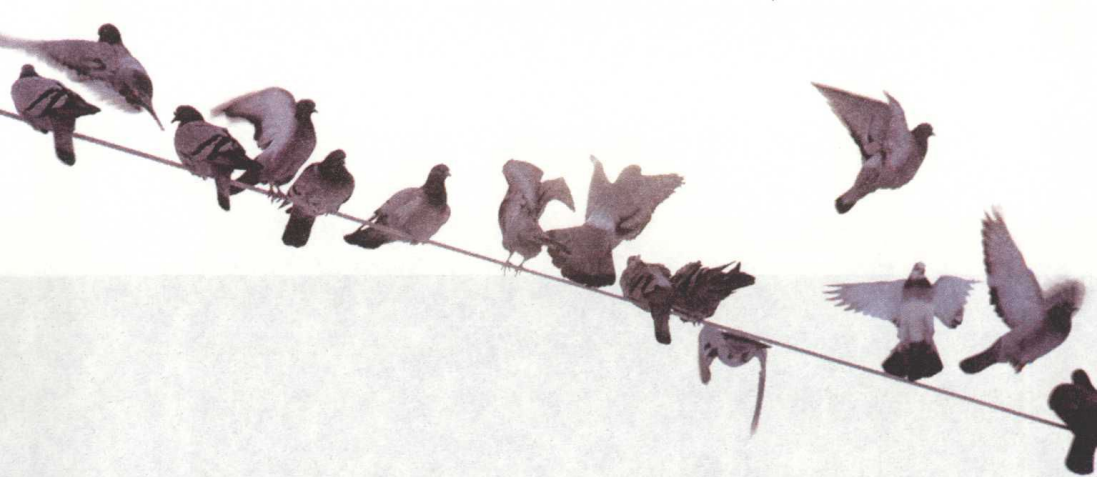
富蕴县的树 / 282

补鞋能补出的幸福 / 2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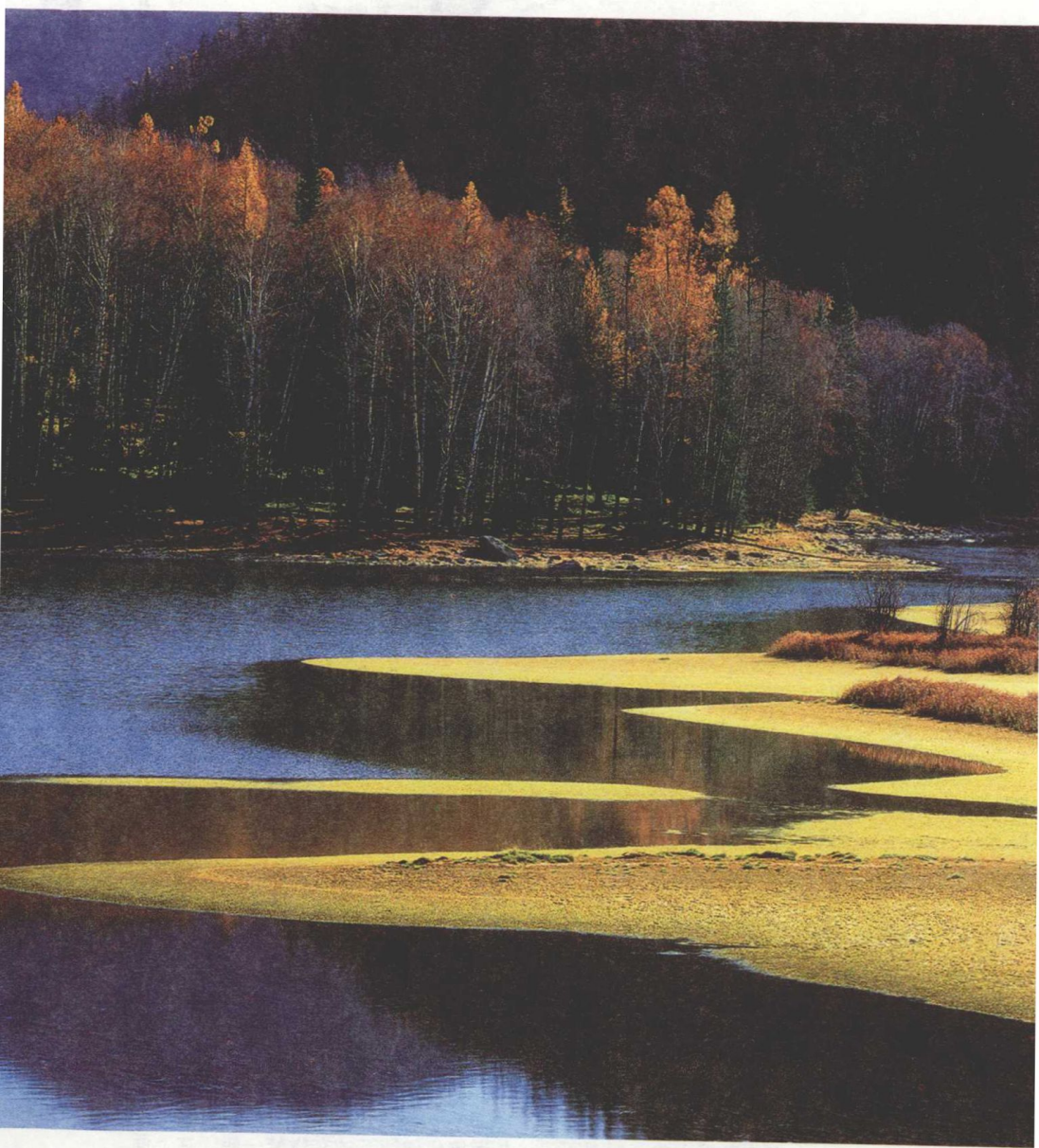
森林 / 292

蝴蝶路 / 296





那些所有的，沿着群山边缘，沿着戈壁滩起伏不定的地势，沿着春夏寒暑，沿着古老的激情，沿着古老的悲伤，沿着漫漫时光，沿着深沉的畏惧与威严……而崎岖蜿蜒至此的道路，都被抛弃了。它们空荡荡地敞开在荒野之中，饥渴不已。久远年代前留下的车辙梦一般印在上面。这些路，比从不曾有人经过的大地还要荒凉。





## 【第一辑】 记忆之中(2007-2009)

又记得在夏牧场上，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。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。世界那么大。外婆拄杖站在旁边，笑眯眯地看着。她那暂时的欢乐，因这“暂时”而显得那样悲伤。



## 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

我从乌鲁木齐回来，给家人买回了两只小兔子。卖兔子的人告诉我：“这可不是普通兔子，这是‘袖珍兔’，永远也长不大的，吃得又少，又乖巧。”所以，一只非得卖二十块钱不可。

结果，买回家不到两个月，每只兔子就长了好几公斤。比一般的家兔还大，贼肥贼肥的，肥得跳都跳不动，只好爬着走。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爬着走……而且还特能吃，一天到晚三瓣嘴喀嚓喀嚓磨个不停，把我们家越吃越穷。给它什么就吃什么，毫不含糊。到了后来居然连肉也吃。兔子还吃肉？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吃肉……后来，果然证实了兔子是不能吃肉的，它们才吃了一次肉，就给吃死了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从乌鲁木齐回来，带回了两只“金丝熊”（乌鲁木齐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……）。当时我蹲在那个地摊前研究了半天，觉得这种“金丝熊”看起来要比上次的兔子可靠多了，而且还更便宜一些，才五块钱一只。就买了回去。我妈一看，立刻骂了我一顿：“五块钱啊？这么贵啊！真是，咱家还少

了耗子吗？到处都跑的是，还花钱在外面买……”我再仔细一看，没错，的确是耗子，只是少了条长尾巴而已……

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，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的。乌鲁木齐那么大，什么东西都有，看到什么都想买，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。想想看，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？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，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——一头毛驴，进山驮东西方便。可那个……我万万办不到。

家里还需要二十到三十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。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，到时候急需这个。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，四十码和四十二码的鞋底子没有了，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。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空落落，香烟和电池一个月前就脱销了。

可是每次我回家，带给大家的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，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。

我在乌鲁木齐打工，也没能赚上什么钱。但即使赚不上钱，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呆着。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，有着那么多的人。走在街上，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，走在街上，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。

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。

被子太薄了，把窗帘啊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，还是冷。身上穿着大衣，扣子扣得一丝不苟，还是冷。

我给家里打电话，妈妈问我：“还需要什么啊？”我说：“不需要，一切都好。就是被子薄了点。”于是第二天晚上她就出现在我面前了，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。



原来她挂了电话后，立刻买来驼毛，连夜洗了，烧旺炉子烘干。再用柳条儿抽打着弹松、扯匀，细细裹上纱布。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。然后又倒了三趟班车，坐了十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。

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？每次回家的头一天，总是在超市里转啊，转啊。转到“中老年专柜”，看到麦片，就买回去了。我回到家，说：“这是麦片。”她们都很高兴的样子，因为之前只听说过，从没尝过。我也没吃过，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。



先给外婆盛一碗，她笑咪咪喝了一口，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好喝。”然后死活也不肯喝第三口了。

我还买过咸烧白。封着保鲜膜，一碟一碟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，颜色真好看，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外婆看了也很高兴，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，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，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，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，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子上。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，她狠狠地夹了一筷子。但是勉强咽下去后，悲从中来。

——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！完全不一样。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……更重要的是，这意味着过去事物、过去感觉的“永不再有”。她九十多岁了，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“逐一消失”了。

我在超市里转啊转啊。这一回，又买些什么好呢？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。但是红糖在哪里没有卖的啊？虽然这种红糖上明确地标明是“中老年专用红糖”……妈妈，外婆，其实我在欺骗你们。

我不在家的日子里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。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，终于爬到外婆脚下。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终于够着了兔子，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。她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，问它：“吃饱没有？饿不饿？”——就像很早很早以前，问我“吃饱没有，饿不饿”一样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又是一天过去了。

还有小耗子，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山夏牧场。趴在铁笼子里，背朝广阔碧绿的草原。晚上，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笼子





层层包裹起来，但还是怕它冷着，又包了一层毛衣。寒冷的夜里，寂寞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地扯拽进笼子里，一点一点咬破。它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。

尽管咬破了衣服，晚上还是得再找东西把它们包起来。妈妈点着它们的脑门大声训斥，警告说下次再这样的话就如何如何。外婆却急着带它们出去玩。她提着笼子，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到外面的草地上。在青草葱茏处艰难地弯下腰，放下笼子，打开笼门，哄它们出去。可是它们谁也不动，缩在笼角挤作一团。于是外婆就唠唠叨叨地埋怨妈妈刚才骂它们骂太狠了，都吓畏缩了。她又努力弯下腰地把手伸进笼子，把它们一只一只捉出来放到外面，让它们感觉到青草和无边的天地。阳光斜扫过草原，两只小耗子小心地触动身边的草叶，拱着泥土。但是吹过来一阵长长的风，它们顿时吓得连滚带爬钻回笼子里，怎么唤也唤不出来了。

我从乌鲁木齐回家，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，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。——这是给外婆的，那是给妈妈的，还有给叔叔的、妹妹的。灯光很暗，所有的眼睛很亮。我突然想起，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，筋疲力尽，手指头被带子勒得生疼。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。

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，心想：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？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，看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有猫，有小狗。我看了又看，可是我的钱不多。有鞋子，有衣服，有好吃的。我想了又想，我的包已经不能塞进去更多的东西了。